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一

上監司帥守書

上兩浙運使書　夏文莊公

伏以國家之制內外分職內則中書以發號令樞密以掌六政三司以計國用外則輸運之司使領方面其職有六其政有五糾擿姦贓明辨稽察利害平準權通商賈重廢置之謂六職舉賢使能報功罰刑愛民之謂五政六職修則国豐財五政舉則官稱職豐財則無董斂稱職則無逃事然則六職之要在乎糾擿姦贓五政之大在乎舉賢能何則若執事之麾下地長千餘里官不啻數十百員人心如面固或純一貪夫徇利皆曰上官煩劇不暇詳省故安於僻憒昏於賄賂以昧執事執事果知而罪之則爲忠者沮矣廉吏砥節皆曰上官明允有能必舉故服於勤恪自於永陞以待執事執事果知而賞之則爲善者勸矣然則

多聞慝不如多學賢傳曰爲稱善人不善遠矣其是之謂歟
其亦有待於執事也非一朝一夕矣其本無他材癖嗜儒學雖
不得經旨而頗知戒訓居貧而固其節臨事而尊其守勾稽
簿書之暇則伏讀先王之書曰斂藏窮徼十本若牲牢水陸之味
而又脩之以鍾鼓歲服取綈數千縷若衣文繡紈綺之飾而又
暎之以珩珮非不知富貴之可悅貧賤之可厭也蓋富而易求不
若貧而樂者也嘗念事父之日食飲饘粥衣繼麤布無何近于
家之禍墜於徒勞縣官日給斗粟數十百錢同爨千餘口數數
欲嘗有菜色必貸什器質衣衾而後充其費窮如是困如是嘗
不忍李穿窬之盜竊耗蠹生而苟且衣食雖清廉之吏亦信之矣
以心許我而特命敦發紓紛已知所以道于少卿陳公公以一
言之善足之而未深省也退而度生成之地無出執事之門何則其
過蒙之年嘗聞執事謬置此直提斡吾道覽今廡塵下復大觀
蒙塞陋故又士蓋公無私夙夜黽緊然恨不能負綏執鞭以從

攸慕之心今少卿有鄱陽之命而執事按行常懼其去之區區如
孰得濯但恨偶縈痼謝之疾不能與不及稽首衡鑑之下仰干
顯學之士豈天復未開其衷以明公之知乎願執事亮其窮滯聽
察言行若矜其廉慎擢於行伍公能咨居官次守死善道不敢
貪慢以負明德若念其愚直幸之諫列以能待詔公車對揚王
庭不敢佞媚以辱迺監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書云孝能其
官惟爾之能是則善有所在公其擇諸惟　天皦日知我之不
欺於執事也矣惟執事樹而明之若執事聽之以為是誠幸矣
若不聽之以為非是亦幸矣是與非窮與達皆取聽於執事願執事
不惜一言而裁之於戲日月逝矣功名未立文以足言願望任置

上提點張郎中書　　孫文懿公

提點郎中執事某聞古君子之審已求知也履道以孝順立誠
輔正熙者習無佞合道篤而醇焉故非僻堅偽者不能汚其用
誠感而公焉故處於感施者不能伺其隙得執是柄然後猶歉

蝸殼遊學永劬竹帛自正軌必要淟源存流儀表以游說興
說行以術激起故馳騖之士皆締交結黨飛聲於權利間以賈
售其伎倆辟俗胥稔而不改道之正者何究哉噫秦漢得正
有數色於三代者非他上苟交而下詭遇故也某不佞得是說
以砥礪于内始冠歲則以涸經史秉筆爲文章凡寓意措辭
以據仁義蹈禮儀以求合聖人之旨有駕焉乎虛誕戕賊教化者
援引鈐轄辨而正之伏勤廿困功力孔艱且思贄乎博古當塗
之賢以振其聲譽厥生育遐僻邈遐中土貧束賤累偃蹇難進今
年春褰足游京師始涉時事名晦授易飛繆絓絀鳴王燕一奇
遇者伏聞執事性嗜古道力提儒術鎮歲甦薦辟序以文受知
于故舍人孫公唱和大教斥排異端琅琅正聲鏗越前後當時
縉紳之士万語一意咸謂有唐韓文公牛相之欣會殆無以過
其窮樂其事是以拂冠振衣求進左右執事得不爲之留念乎
況執事踐華貴膺巨寄刑名之輕重獄訟之枉直皆所綜繫

影響道一曰佞揚茂績於武密幽則於實探善之徊冒有人今
已始近文一納謹繕寫拜獻非敢矜露淺陋過希許可善屬慮
民者思進聲實之投遇王良者思效馳驅之力急於求知而親
於自明不伏異曲示雛鑑且加繩墨庶至順者援教本以華其
弃奏大正者鼓淳風以警其敝俾道之履也無敢誠之立也無
濫則累歲積俟之辛盡决於是矣可進可退恭俟嚴命

上賈運判書　蒲左丞

宗丞搭伏蒙奏舉宗丞堪充京官親民任使者竊以古之知人
不獨於今古之知人也易今之知人也難古之知人也以誠今
之知人也以法以誠故易以法故難易則取人也詳難則取人
也略故等官之令行而知己之道衰古之知人不若是之拘檢
追之峻也有取其才有取其行有取其雅對之長有取其勤勞
之功有取其朴謹有取其趨逸有取於盜賊有取於管庫有取
於屠狗有取於負販有取於閥閱有取於權勢但有益國家則

陞進拔擢無殺之可畏無罪之相連今則不然一失其舉承遺從坐多力者易以自進何則雖甚不法人人自相保全被劾者難乎見知何則雖見甚于往往不肯盡彈其間幸進又有多端上官不暇於知人密法惟知於避過僅設而稍廉者亦皆應詔寸長而自負者又或見遺復曰是雖常人粗有廉節不知悞物可無大寃于表自高則衆人所窺跌傷以致則自措並至易以觸禍難於自持所得不多其弊在甚上之知人既如此之艱下之取知於上者又不以禮義諂容諛聲莫顏冀言是恭巧言令希悅已干能方狀無所不至險言若純僞行若潔飾詐若朴華習若于一日如意名節俱墮不恤知已與異向殊趣而成風薄惡可亟大抵不知之多則為累求報知之少則被責稱傑然潔修其間有機巧欲無累莫可得乎今者孰肆之所以取於宗孟而宗孟之所以辱乎於孰肆者非有諂容諛聲足恭巧色以于乎左右之譽非有險言僞行華潔飾詐以動乎觀聽之間孰肆

不待其求濾然見與豈法之牽拘撿迫不能移執事之誠耶執事不懼衆人之所窺不愛百稆之易破特加採錄猥賜薦諭旨謂相知古人不及執事之知宗孟也既以誠則宗孟之報執事也其可徇世人爲拳拳於簿書役役守小謹以不累知己爲自足耶不佞輒敢奮發希慕聖賢事業託名當世期於樹立不至磨滅以汙辱門下而後止焉耳往愚之人仰待提拔偶因叙謝略布所懷不勝僭越惶悚之至

上運使王工部書　　強郎中

某竊嘗謂知人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人爲人知不以古君子之道不足稱知己古之知人者在盜囚徒隸而知其賢落魄困阨而知其非常材千百人譽之不加重千百人毀之不加輕爲人知者以道自處而不苟然始一節而不奪雖榮辱方變而知己之分不移也今之知人者或始德而終怨或始收而終棄自顯榮者爲之賢顧卑賤者爲不肖一常人言之雖恐知之

不深爲一常人毀之雖恐黜之不足焉求知於人若松筠不足語其操冰霜未足語其潔惴惴焉唯恐人之不已知幸一知焉則向之操反爲矜向之潔反爲汚故改節首鼠之態見焉然則孰爲狀哉蓋古之人以誠今之人以不誠噫豈古之人皆誠而今之人皆不誠哉其亦主乎人不主乎時敷今而行古之道豈必不誠哉在古而反若今之爲豈曰必誠哉亦乎其人介未以執事文章事業去古賢並知人之明有過者矣若某之愚似豈宜以古知己之說于左右蓋其他誠不足采也若一節不變自謂無愧色是敢進說于大君子之前若乃執事之全德具美揭諸當世而甚白故略而不講況瀆威重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百拜

上運判馬太博書

強郎中

正月日具位某謹百拜獻書運判太博明公執事某竊痛今之

者始攫取六經之文以為詩章幸一中第則志滿意得曰吾方從政安暇學為迂闊不根遂為淺人嘖君子之於學豈徇其名而止哉蓋曰終身而已矣某不佞於他無足道惟是嚮學之心異前之云若雖奔走賤辱未始輒忘學也竊嘗謂學患不通經經苟通則性識明而文深醇不經之文猶卮華爛熳見者悅之終亡殺實也雖閒嘗為小文視今之得名者或輒犯其辭然於聖人之道則浩不知所濟思得大人先生傳授聖言之微使術明而性通然後發為文章行為事業以成某之志者有日矣夫惟執事學際聖賢名重當世六經之道自己深明而力行豈獨裕諸己哉以將推其餘以及學者則某平日之志願成於門下或曰下吏之於上官非公事邇居不得輒至其前乃欲受教僭矣某曰不然爵位有尊賤傳道無尊賤之間設孔子為司寇頃三千之徒鈞為司寇然後乃傳道聖人之意不亦狹哉則誨人不倦不為孔子之言也若乃論窮訴滯艱懇有乞憐之辭此衆

人之所以參衆人非其人之所以參執事也干冒威重進退俟命不宣某皇恐百拜

上漕運書

西疇先生

天下之言廣大則無以尚於天地也言高明則無以尚於日月也言平均則無以尚於權衡也言清白則無以尚於氷雪也然而四者道之分非道之全若道之全則非廣非大無乎而非廣大也非高非明無乎而非高明也非均非平無乎而非均平也非清非白無乎而非清白也是故無道之爲廣大高明均平清白者亦無有廣大高明均平清白之在道也故稱天下之物而無以大乎道也古之爲君臣者躬此是故躬此而君臨其下者有道之君也謂之大君躬此而臣事其上者有道之臣也謂之大臣躬道者至而位其下無害爲大躬道者不至雖位極公相無害爲小故抱關擊柝執簿秉謁而有伊皐之德此大人之沈下僚持鈞權衡華冕大佩而有市井之道此小人而在高位亂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
矣穆字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叔孫通欲制君臣之
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而已彼則未嘗有職在位
而謂之大臣則古人之所謂大者其可知矣伏惟運使下車而
廉潔之名震乎南方其貪墨漁取如盜如奪者一旦不知自何
而去也其為清日至矣賢者進不肖者退勸善而懲惡伸怨而
達滯未嘗不精審詳察不容毛髮不正不直於其間其為平均
至矣以仁義忠信為貝璧而珠犀牙玉糞土也以為吾之所保
合天下萬物不足以當其毛髮是故莫之能累也其為高明至
矣其視一方與天下等其視一物與萬累等不以所居之廣狹
而狹其居不以所任之大小而小其方其為廣大至矣四者輔
弼之道也公相者輔弼之位也有輔弼之道而未居輔弼之位
無望為輔弼之臣位至而道大盛矣天下所以望門下豈特嶺
海之間為井巷歌謠願公壽考為福祿者哉僕少知畏道而偷竊

隨事而行者也自初任行之於光之法掾三年也又行於京之
安上門二年自安上得罪行於英之貶所十二年也由英蒙大
恩聽歸行之於泉之教官与録參又十有三年之間也又從是
而得竄英行之三年其御門下如父母之　至哀孫依盛德如子
弟之歸其家而延不造於公死名不聞於將命者則以身在罪
戾故也今茲聖恩汪濊得与忠魚草木咸被休澤脫去囚梏而
歸邦里是宜朝受命而夕拜門而窮老之極蒙耻錙銖之積市
屋不售服挈數口不行是以濡滯踟然亦不過旬月則登門闕
承謦欬有日也是以不勝區區私自慶慰謹布一二于左右而
爲拜見之先伏惟撫新故賢愚之間惟順於道者是与必賜然
可不宣

寄毛憲書　　龜山先生

如聞湖北溪洞寇邊將已矣於制禦或恐使撫當有湖北之命
一方小盜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爲邊民信畏摧取一

行使朝廷西南顧之憂亦非小補也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豨突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至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謂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為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為梗非一日也必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願歷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為主而不為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識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明然自以為辱大君子之知而不忍忘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尋泥瀆清視惟仁明矜察不宣某

上朱運判書

後山居士

某待罪不學無術得邑僻左承前猶溝壑之餘海耆期會紛紛數爛不可收拾健訟之民一不得氣抵郡刺史訓誥官長絕視遠近常得其影嚮類多見聽追逮論左衍楊相推因聚衆情溢于門戶之外聽事以來于今八月惟是揆度短長裁割未有見効夙夜寢不遑至譏訶則免冠就許歸伏丘壑以安無能之分加以山野不曉事與中朝士大夫絕不相知故於門牆無一日之雅進寸退尺終不敢繼以書通今者豈有以不肖嘗左右者乎乃蒙過聽識拔於衆人之中以備使令承命慚然恐不任職責以負高明之舉也然伏思閤下十品豈越簡在欽明將朝廷不異遠方之寄來作霖雨下且未幾東威歲於江西功嘗訪之親識閭閻之事若流誠得執鞭去從陪輿千慮之一實所欣慕大旆接引將臨下邑當以執事待罪輒自達小人之情秋暑尚熾伏祈調護行李為國自重區區不勝至願

上劉運使書　　跨鼇先生

渠不使自合若生九千三百日無半口氣向人出好音聲得一第例窮大倉一石五斗米而田舍子門戶卑陋不當在人牙頰齊頭過身退避訶詆如腐鼠敢望逐流涘以沒分定故也重念蜀道諸公日洪水鑑枚去聲援以一味至公罕擇西南士人求何苦自處垂蜺羽翮使腹背之毛爭先呈露是亦天地間一物可惜數百年來嘗蜀馬得之驊騮禽得之駿騄劍得之湛盧草得之杜蘅世之人不問聲馬不嗜其陽氣見於習字之間俊拔在前自起人意他日視鶯聆視鴟梟視鉛刀視梯稗未嘗不心歷而切齒士之俊拔當十倍於此且以全蜀千里詩書乃家尊近峨峨之酒子洲君公雖已死千百年而佳氣未絕塵外奇特往往過眼特未有品題曰此龍駒此瓊枝此南金此國寶此明瑩材而清軒露蹤千里駒而先後之容或無可惜故斑斑之素揀擇之者殆不勝乎一嘆恭惟閣下鴻使者車澄清劍外名聲日

翦摽度盛高堂持風采以先士林拔俗豪傑盡合出我門下他人手臂不敢輒相推助而特肦攻先飛冷灰士之貧賤適丁是時且有妄艱矣往年朝廷有經行之舉閤下取拔生又取貴山窮谷中人子孑無識儕者自異人淪公一紙書使人致更愈不易得矣舊文二編為左右贄廉按之餘倘賜觀覽去取在公某非敢望也

上張運判書　同前

某往安節謁閤下排佪蜀道士風氣俗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至賢不肖區處有方而疆公奇特捷拔將薦拔無遺漏盡上以報明天子區區遴擇之意下將流不遇之澤於門戶此時直道挽廷衰薄置具須於士類某也幾為部吏謹守出納聲迹幺麼自當泯泯沉士中而當路諸公主持風誼往往不以豎援首敢獎素某又何苟自視精明以幽獨為閒大竹頭木屑斂之似猥而敝冠雞肋棄之可惜藥籠之備兼收並蓄木之良青囊之系不遺

沼沚之毛挺英公孫樸為器推於他日李衡木奴餘利君在其子孫某之於公妄意在此伏惟閣下樂善忘勢推賢有後陸機入洛初從閭里之俊游賈誼上書本亦少年之故事今孫特鄭聲高士林翹楚何人竊覩丁客欲曳裾危楫以暢驊風流願借倚貞一函書以斷脫去選曹歷就異時万里馳策之戀此其志也且賣處書多而科舉猶乎一孝廉與縣雖缺盈歲乃一吏部止水不搖冰鑑難欺在閣下屬望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

書

上監司郎守書一

上胡運使書

陸蟄龜先生

某不佞往日讀書男山聚觀古今治亂廢興之迹十年一室千百年事蠅頭鬼名慺慺方寸間軒眉高談刷去塵土便謂日挾其人不卹等差左手持衣袂右手揮松麈坐朝野病利弊所若甚易以驚世人官二年始悟所養甚疏不可施設如三日新婦斷斷頭氣仰視一世貴人十九器宇瀟灑若言無色可望而畏啓齒問士不過邑里姓氏所從來士人孰扱避席曰求鄉其家子此夕吞屏不敢設貴人曰起坐堂偶眉從攻程案送歸逕來有宴安有行樂有歌舞俎豆之御有琴音射戲之好白晝歌醻學舉不暇夜入照眉已爛然困矣孤子之士貧無牙頰獨肅論墨晝顯所長投貴人几下直沙粒入滄溟其相知無幾自古今

西北之寒間作黃河之役不解法令換易財用未舒士人班班有能談治道者是人材可以言語取而貴人不果賜間撫虎豹蹶於犬馬爲鳳凰於燕雀足以濟綿治具究華聖旦是人材可以文字取而貴人未遑議物外風氣猥人洋徹何時而拔此直其所以爲治也閤下三吳世家世世區處文武士持節入蜀主持風味以先士林強力大援不能賛一辭而西南英特多出門下獨庶閤下不以言語取則以文字取之矣如此而其文何病焉儁壽獻所業已瀆清重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上王提刑書　同前

某的耕山中知春稱秋斂候雨雪之時不時螟賊蟊螣之有無爲終歲喜樂宴戚事筋力未大成不堪秉耒耜即肩芋羹豆飰早脫饋田士伏臘有黍醪豕炙一身飽暖遑恤其他父兄油然詔子孫書識偏傍與門戶充縣官役足矣而同舍有力敏于信空夢闊視虛名以有必得之術行欲與知人家国事某内詠其

訟去而東之率然落有司沙汰守講今尉幸緝熙日久法度完密中和保養四方而一夫失職覩於民者起視左右無勞紛繳繼可忌而畏或不禁其口且言之當路當路者起視朝廷無安所逐與衆集背言者且列而疏之故田合之益不內量乃欲切辯當否刻畫猾猾竊盡小識以惑衆人指目果得盡所欲言曾何益成事耶自念從仕日淺耳目所聞睹有戶絕之弊有功場之弊有盜賊斷獄之弊其不便於民者亦烟也寡方丈者亶困李之飢隮洒歿者悲向隅之泣而名卿才大夫何得不為失職者慶耶何謂戶絕之弊且世之人為身謀者為其子謀也古然罷之祥哉弧矢之具祝廟鬼擗先塋孰不欲有後耶祥護其之歡倚張焉之床其董甫覬美官眷眷為其子樹立也帚聚其食鉄求寸積廝販其手足焦爍其思慮錙刀之得不以與諸人借假水者相而授之為其有子也百歲後不可諱則倉庾牛馬有定簿籍鈐鍵籠奴產婢摩一毫之得者為其子繼也今不幸至

户絕者鄰保守門官吏搜室括出籍入恐其後死者目未瞑而一簪不得著身法雖許葬送齋供之費給付近親或令得財產者同爲營辦緣法止許給財而不及葬地故牽文之吏不敢擅乞沒之田俾户絕者窀穸甚者妻不得祔夫子不得陪父松楸墳墓一抔之土無非官有茲法之弊也夫封樹皆古之制而掩骼埋胔漏泉之所先安有太平赤子而不得尺地以葬耶此誠可悲也何謂坊場之弊蓋商於海者不覬珠玉則覬犀瑁商於陸者不覬鹽鐵則覬茶茗持籌權衡斗筲間累千金之得以求田問舍大婦煩營耳小婦曳琴瑟茲商賈者所願也漁於海者志魚獵於澤者志獸骹婦姑滌錡釜羽毛齒革之登於俎茲漁獵者願也蜀婦守丹穴白圭觀時變雍脂濁胾乃藏強鏹千万人人願以爲陶朱家家願以爲猗頓則所在者莫必得也今承買場務不至於敗闕一年無人投狀而躬墨之官胥頃相望於驛道左其保明供申不過指人逕指商旅指道路諸人便有蹤

於商旅有多寡道路有僻要文移文具從屈詣耳一日較覿之
家生事繁省遠近委至追胥滿前必不得已則須餱糧售法具
以逃旦夕之責甚者離室家資血屬投哀乞憐於親戚故舊以
子貝弟非飛居凶歲而戚戚有不保長年之色譬猶出力重負
計百里而止日之夕矣重不得釋從而益之主人報其後以進
是則實封投狀百里而止者也亟改者不過以資貫爲罔民然
不問贏虛耗息而代者自至今立額大率高於貫名而好誅之
人自敗者爲覆車踏馬之戒豈不籌其不可耶是敗覿之家重
負終不可釋也法有以減定額錢問見活人且添二分錢止防
見活人散治而官吏舞文雖他人承買亦以添二分錢爲率則
是前日之幹量減價爲未減也故擅一壑之甘守已遂之業即
規從未減錢數輸送其寅緣百端愈不可究上下結密共成一
網欲務其理之者爲不勝其勞也何謂盜賊獄之辦且天下
強吏少良吏多強吏常令法在我良吏常以已殉法法在我則

人畏已殉法則已畏与其已畏民寧若人畏良吏之不及強吏也
明允劾曲得致逆得事情神明之斷出沒膏腠間廣晢之示鄰
財之感厚息不得發果畏其強耶強吏之為強惡姑息耳今法
有按問欲舉條其情有不堪憫者分得減等法意務在寬厚而
為政之實何可專於今盜賊率以此相變而良吏定罪狐貉輕
重引避失入之罰至謂末安不以贓勒人而吾曹希收守堅牢
相何若分外按數毛脉吹求疵指瑕陳吏縛致人於不免耶是
攘奪人喪拾楚人弓取高廟環豎子劉羊掠去衛舟季獻之鼉
類盜也一切得原免甚可怪如情使乙為盜甲絹之物盜其人
而已獲贓證乙款既承入盜鼎系其所為是甲無適而不為盤詰
問乙既適而不為竊能自首服此風決不可長立法之弊此可旨
人又殉吏而能拋懲之故往年朝列有爭救人之殺其夫若妻
不當減其議不合卽纖豈以去天下不如人意事何止八九耶
樹素旨　痴人欲了官事官事未易了素其如言哉暨下又蜀求

民之瘼且留情於法令一紙形容胥漢間姦宄膏生於渝而實尚
悝而不悲耶近時廣收常平米意非不生也議者以數年之糴
紅腐相因而蔛亡有水旱之変不可以厚積其廢閣下一出則
此事便已可人易曉而易聽從已而牖轄而功罝附敗輒罷投
因執者理至是耶雖然士之可与晤語者衆而理伏下僚泯泯
亡先容多言則爲躁大言則爲狂言而不當則爲妄其處之不
疑矣

上程提舉書　　曾國先生

某昭墨不通世務獨於諸書粗知首尾而平生所篤好者惟孟
子七篇因其言以推其爲心則其去取略可見矣其書曰求則
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
得也所謂求有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我之固有者也我固有
是惻隱也我固有是羞惡也我固有是辭遜也我固有是是非
也反而求之則萬物皆備爲仁義爲禮智聚而爲浩然之氣散

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舍而不求則集義所生者遂至於梏亡而不留之心不免於芽蘖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者萌蘖夫勝於斧斤牛羊而終於濯濯也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有益於得也所謂求無益於得者果何物也在彼之儻來者也是物也如游塵如野馬如蚊蝱之過耳如風雨寒暑如空中之浮雲來莫知其所至去莫知其所適來不可得而留去不可得而追求之未必得而不求者或得焉故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無益於得者也然則孟子之去取其亦可見矣有益於得者孟子求之無強於得者孟子不求也某自幼讀書見於家庭師於鄉求友於京師從當世士大夫游僅二十年既而倦之默坐終日觀一性之初以求孟子之所求者而若粗覺未有所得今復置此而從事焉以求孟子之所不求者亦昧其初心為知道者所非笑哉然竊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說易者言豫之初六未可豫而豫

故有鳴務之凶六三可務而不務故有毋務之悔然惟閤下負俊嚴二十年今爲聖天子奉使萬里聰明通達如明鑑止水而某於此時効官左右得以朝夕受誨眞孔子所謂可言而易所謂可務之時矣若不稍自振發以投一時之機會則不亦求大而有毋務之悔乎用是忘其鄙陋而妄有千說於左右幸閤下少垂意而加察之不勝願望于瀆威重戰越汗下不宣

代姚美叔上梁帥書　　斜川居士

某嘗讀史見趙平原君時有客毛遂素不名聞於衆人一日秦圍邯鄲平原君患之爲求救於楚選門下士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而毛遂請行平原君强聽之十九人者略無所施而毛遂捧盤歷階從於跬步之內使趙重於九鼎唐封常清高仙芝之傔也初仙芝以其貌陋且跛常清屢自陳不得已置名傔中常破達奚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仙芝大驚由此顯名爲時良將其來以爲二人方陞沉自晦在

況士不遇豪傑之士引而出之付以事功則不過一匹夫耳餓
死於溝瀆與草木同腐必矣又何以表見於後世哉某竊不自
量結髮讀書有志於古人不肯碌碌俯仰於士大夫之間思得
豪傑之士為之執鞭忻慕如毛遂蜀常清之流不為人知則已儻
得知己不以眾人遇我則赴水火蹈鋒鏑不在古人後今罪戾
之餘不足道也苟嚴如此可以甘賤貧安閭閻不復議此然區
區之心不能自默求伸於左右者何哉豈嘗侍座側聞緒論不
以其為不肖憐其無辜若曰尚可教育使不終廢於世心非木
石儼然斷言而不敢忘今又困窮益甚捨左右而安所訢哉某一
身漂寓死不足惜有親未葬朝夕不敢自保妻子飢餓不能出
門戶婚姻失時言之寒心可謂天之窮民也前者所犯本非犯
清議汙搢紳不可滌洗收錄之人賁謂覃赦有當得復有舊
物無何有司拘於文法止叙散官徒有被大恩之名而存無露
寸祿之實豈能默默而不言就死地哉方今之世左右當方伯之

任尚天下之重名四方之士掃舍人之門求為李膺之御拾青紫紆組綬不知幾何人矣膺得抱藝不售之於使令文章翰墨奔湊於幕府如不肖者豈足數門人得失哉然左右一言可使貧者富賤者貴窮者榮瘵枯吹生易如反掌其困窮如此安得不從告而左右安得不憐之乎使其得在奔走之列感生成之遇如毛遂當常濟區區事業當不辱於門下非空言也惟執事者察之

上晏漕書　尚方先生

某竊嘗觀自古治亂之勢皆本其風俗之所趨而風俗所趨系其當世士大夫之所養蓋三代忠質文之變窮而至澤微小道私智各得與其時以騁其所欲至於民之迷溺已深則後世興者雖有善教不能合其已散況五方土物之異尚山川風氣之異宜者哉是故蕩然高談放形遺世孟夫天下而矯之者莊周列禦寇也嚴刑名滅禮法刻核太至以生天下不肖之心者韓非

申不害也諸許詭辯扼諸侯禍福之權制其縱橫之命以市已
欲若蘇秦張儀也激昂感慨許死不顧以報一日之恩而反速
人以滅亡者荆軻聶政也朱虚名尚高節深遯遠辛以邀王侯
之執鞭而終無益於世亂者此東漢之季儒生也清談終日
守虚無淡薄以當天下兵甲之衝而卒抵敗亡者晉之公卿大
夫也失先王道德行以待後而至於此風亦已極矣欲其風俗
之不弊其可得乎長故魏以徧而趨偷無曹以奢而近機巧會
以弱而必文燕以健而必慮齊之險誕晉之危亂荆之誣楚之剽
亦無所不至矣自新政流行傳九儒雋以輔世化先生君子敦
大明偉之光相映於天下長厚和樂之風一乎四海而明公尤
以長厚文雅獨稱於此時其選任首有天下之先望也故二蜀
惟西南小險而内平其名山豪畫而秀鼓其流水清苑而淵明
其俗文而亡柔而近奢然壤狹而民繁傳文厚而地產殫故其
民思深而慮危利勝而競智及其弊也浮巧而多偷此朝廷所

以爲一川之慶於明公也然自臺郎按蜀以來將滿年未嘗覺人驕蹇而自敬之以敦厚也然蜀之士民無賢愚皆曰晏公今世長厚君子也相率而化之不敢犯其所不欲焉夫明公獨何爲而至此哉盍傳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則柳下惠得聖人之和雖百世之後聞其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然後知君子所以不勞而服天下後世者貴其有德也且昔劉晏制天下財利以佐軍興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數十年閱唐室再造晏有力焉此其功非不偉也然至於致封山絕道之貢以爭奉朝廷之私厚賂多口以沽一時之譽人或譏其任小數故後世清議亦多其功而略其德焉然則德之能勝於世亦久矣某西南之鄙人拙緒羇苦無所賴以爲生自信於學守區區之義以族有德者而歸年逾強仕而無所遇居未有家扶老携幼以寓僧舍者遂今十有五年矣然忽忽自思古之人蓋有處亂世而無所依嘆大官之不用仁心而不得飲食教載以安其生至有思得君子

以事之而亞不可見若斁於今太平假樂之盛而復會仁者在高位既而蜀人飲醇酒詠清風歛其餘溢以傳之子孫而它日復得備老走於庭下此孟子所謂況親炙之者其幸於吏人亦已多矣然尚冀明公憐其生平而録之

上提刑書　同前

泉竊謂天下道勝權利則井野之民皆可為樂善雖不善無所容於世也天下權利勝道則朝廷之士不可為行義雖有義者無所怙於世也昔嘗觀周之盛武夫至於好德而牛羊之踐行葦則方是之時誰為不善雖其末流至於以乘輿濟人之子產惠而不知為政也而猶以君子名於世挾天子而令諸侯此管仲功烈之卑也而匡天下民猶受其賜然則其盛也何亡而不可為格〻一帝哉春秋已來先王之澤盡蕩矣以孔子之與善人猶不得見而欲見有常中道猶不可得而思狂狷則方是之時民誰為行義是故結駟崇蓋游談闊步説禍福之權以奪諸

疾之氣而市其亂此蘇秦張儀為盜也而猶以催寵權畢從挾
不平之氣以踐一朝之忿許命不反顧隱忍深骨以期死於它
邦而無悔此荆軻聶政之為惡也而猶以非義撥婁世然則其
殘若何民而不為草竊姦宄哉流風習俗之弊至此而極矣孔
子論君子必曰義以為上義以為質而其論士亦曰士見得思
義孟子亦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然則士君子無非義也而
窮不失義士之難能也何則命翏而身危雖皡天且不能安勢
臣而刑妻雖神禹其不得伸理敘或然也而朋舊恥之而不游
親戚志之而不屑困不上口也而啞笑猥子詆其不能諧適欲
知退也而狂夫暴人笑其不能勇決獨行而違人君子不為
助其不撟於俗者鮮矣嗟夫負儒不試於世久矣士羨於淺近
卑汚名不勝利千乘之國固難辭也簞食豆羹斯可辭矣而快
快之情見於色禮義不在萬鍾之祿不暇辨也蹴尒之与斯可
辭矣而雖非身死獨肯就此其可與行義哉然則不失己今之

士有窮於命而知安義則王公大人有或不遺也某眉之曲土
世俗孝能勢不敢較於家而致以貧賤恥蜀莫先焉丑世要求
大所以養生急於貧而守身之外無寸地忘慮風埃所以成身
急於孝而目心之外無家傳寄食於僧舍沉流轉徙于茲十有
五年矣世俗趨好在乎富而毋以至負逐所趨世俗榮辱在乎
貴而毋以至賤逢所侮辱故友微穿餓歉屢苦飾骨不出者得
此貧之義也而人以為小廉以盜名約要丁之甚厚手足之變
分食夫財急朋友之義此賤之義也而人以為輕而以傷惠矣
以孤游世日與艱勤為偶而乃無良朋壯友以強其所不能外
无貴要親勢以相為援覆而仁人君子持斟酌之權以為榮辱
之路此而一不得自伸於世則崎嶇之守復何往而不為過哉伏惟
提刑朝議先生以顯世貴游而名業必以自致有勝豈猶德而
若帝志於養人高而用中詳而寬明而不彰康而和古之所謂
豈悌君子民之父母矣今得窺見而事之矣雖然君子易事而

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具故審刑名察情偽法必當罪可以爲明矣然刀筆之吏或能之整簿書詳會計出納之吝可以爲精矣然管庫之吏或能之士從政雖善此不敢尚也言語捷黠便僻磬跽奉勤先意可以爲順矣然齒天壁人或能之諂公卿之倚挾父兄之游習居以移氣因養以移躰可以爲豪矣然世祿公子類安之士之從政雖有此莫或爲也且士之所不尚與不爲者皆不足以事君子而求說之然則非至誠力義安足以感動明公則但之惠心哉某之不肖不敢以義自處然志之所欲以望明公實在於此也明公臺節經濫之日某始與群吏旅進于庭繼而明公以聞故遂不得從容既其平生于左右此其所以區區不自已也惟明公怜其生平寸迹之孤艱念其窮困不忘之寸節察其所言考其所行而參以士議之可否苟可稱焉列之以備下風之末非惟孤介之士如其欲有所歸抑亦來者知義之不屈於貧賤此又君子之仁術也

上姚運使書　　　　困窮先生

某才力寡薄家貧無以治生讀書爲文皆出人下自登仕籍稍欲習知吏事以効古人仕優之學而初出官輒參劇府果於自用觸冒官長之忌以至困窮逮來文臺而郡小事簡且專吏於州長貳掾屬趍走拜揖踧踖莫敢可否竟亦無所施其勤竊謂古之君子歷世出仕自宰相而下以至州縣之吏莫不皆有富貴利祿之私而無懼昔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路又問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聖人之於政事不求多言致公盡正而終之以勤使富貴利祿之私不能易吾公廉之節此孔子之所以教二子也公儀休相魯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晏平仲妾不衣帛馬無食粟每宜待而舉火者三百家夫葵与織帛末節待而舉火亦細事於二子之賢未有大損益也而前史列之爲循吏首孔子有取焉蓋公儀休忠於不欺以家而晏子以服勤治國而先百姓之急然此

所以世稱賢者相繼名諸侯迹今川蜀在諸道爲遠地而利害異
陝益之間士齊民勞雖列郡十數大率皆山險僻陋自州將而
下皆得就本路擬注去朝廷既遠士大夫皆憚重遷而凡用
淺陋於其徙進取者類皆挾人以營私而後生求進者識務者鮮
獨不能世務是以州縣之守好私而習惰部使者歲不過一
再至而畏途勞頓亟求遷去吏知使者之無留也具文飾案開
欲群集於前以幸使者之不及鄭重未敢而無狀之迹旋復舊
矣以山險陋僻之鄉養好私習惰之吏而欲於遷去亟求信宿
之間盡其事之治否民之休戚何可得哉自閣下到郡甚踐且
賤不復時通名於下執事竊聞道路之言皆謂閣下正心躬國
盡公而繼之以勤蓋嘗面數人過失使之自新而不迫之於險
持以強明察之智而行之以寬厚長者之道於執事許而不苛
所至州輒以留必欲究其利病而後已故數年之間一路清肅
君子愛之小人化之清節賢望凜凜然幾公儀晏子之遺風矣

若某非實能為私也而竊慕之且仲尼之門先政事而後文學
歐陽文忠公与客言多吏事而不及文章或人問之公曰文章
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以人望我皆謂翰墨致身以我自觀
曩日一言之力也伏惟閣下學古入官以廉節自將賞近世之
表式其取人不責備而要之可用是以輙摭其所欲為閣下道
者試陳其略尚冀於閣下而學之

上憲司書　　劉侍郎

某謹齋沐裁書拜上提刑大夫明公閣下竊惟閣下奉使入蜀
首尾三年于茲矣蜀中縉紳士大夫与夫四方之遊宦於蜀者
不知其幾何人求而得者幾何人求而不得者幾何人應者有
盡而求者無窮意者閣下亦厭而鄙之歟某嘗思之此非獨
士人之罪時使然也先王之世所以進退天下人材之術与今
大異蓋自堯舜時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說至於成
周而其法大備官府群吏日考其成月考其要歲終則冢宰考

其會而議廢置三年則三者大計而誅賞之當是之時士者尚所擬不敢苟其所容凡所以正其位進其治制其食作其事者莫不有先後之序故士皆安分樂業惟上之所進退焉當有此奔競馳騖之風哉周衰先王之法壞凡上之所進退天下之士者一出於保任薦舉嗟夫保任薦舉之法行則奔競馳騖之風作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至也豈獨士一人之罪哉孟子曰古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其失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無用則不祭出疆必載質士之進退固不足多責論其正與不正亦莫逃既寡合衆所非獨閤下惻然以為可教援借誘諭似非偶然方此依賴而遲聞閤下有使見之命雖欲長侍下風可復得乎是用忘其鄙陋而妄其說於左右惟閤下覵先王所以進退人材与近世不同憐士之進取實系於時而寬假之不勝幸願于冒崇重戰汗之至

上成都提學書　　九峯先生

元老聞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于郊莫不立學而講道義其守凡爲天下國家之道皆出于　是德行攷于是賢能興于是教化行于是風俗成于是下而至于射鄉飲酒養老勞農尊賢受成獻馘訊囚之事亦莫不本于是三代而上道德一而風俗同敎化行而民德厚政事治而禮樂法度無不彰著四夷六狄無不賓順蓋由此也世衰道微學校廢闕爲之君爲之臣者不知養人以善顧區區顛沛於末流乎居從事惟獄訟期會刀筆猶務是講是習是究是急是以爲治至於學校則荒弃而不之省又其甚者燔經散士以自危害其他一時君臣誅除先王之遺迹無復在者而獨學校爲僅存豈世雖惡學而理義之在人心者終不可去邪恭惟國家庠序之教放乎四海攷其所自蓋行於慶曆盛於熙寧元豐而尤備善於今日教養　道作成之方視三代無不及而有加又命士大夫之道德純備足以師表當世者臨按諸道其權與位在部使者之右古之道也竊惟執事

恐博而識高學醇而守正風節厲而行義修誠所謂道德純備足以師表當世者今茲被上寵付按孛西南為部之吏莫不願善所有以上左右非常之知而元老也又幸得借官泮林受察於節下其視他人固當厚自勵蠲區區鄙意顧不在此深惟古者致治之原實由學校凡上所以寵付執事之意不但選言致藝外進多士至於道德之一教化之行政事之治必繫執事是賴而執事亦將以為舍我其任此者元老是敢輒陳古人立學之本意為所望乎左右者以献伏惟執事取其意略其愚而幸察之

上陶漕書　　灌園先生

某謹薰沐裁書獻于運使龍圖先生台坐某不佞自解褐歷仕版于今二十六年一顧於州縣同袍間最儌倖者未嘗贅擧牘綴緝語言脂車奔梯以干名求薦于公卿之門非其才之馨過人也偶復儌倖耳至於國計財用兵民利害填在朝廷猥以

嘗見豪猾測止于君相之聰明不啻十數事出雖不知事或見從
此在某無愧于心者自艱棘及病幾一周星蝸藏塊伏未嘗以
尺牘為身謀君相大恩不問幽遐由庶草木皆荷彰乳如某者
遂司符唐安民醇事簡便近習熟使某自得無過於此敢辨析
溺咸據而繼以滌要嗚呼自去冬合符初見吏民以謂承流則國
莫先於邦計於是問一歲量入為出之數問凡緡宿穀之多寡
問積年官私逋負之目問省倉庾枝梧之計為之駭汗硫餽豈乎
昔所聞也朝中不解撤存首不及枕機飛翰走聯鞭貫亦不絕
於朝暮而逋坑債數僅如投粒官吏惴惴常有不敢之罪嘗唐
安四邑阜水貴其中西山峙其右土田墝确瀕沙斷隄負下逺
古之外徼猶之及者十四水旱困未保也而一歲軌漕之計方
為錦倉都會之經度長挈大可謂不相侔吾民之困職此之由
也意此官吏之罪其來遠矣且稱素博馬之鎌去往他州無歲
唐安郡圓地以匹計者一歲二万八千昔者千錢而易一鎌二

万八千而買馬之計足矣又况自數年以來多取而民不敢負
臺而上不問皆且以應賦詐欺以冒賞因此循習積爲今日之
弊是謂因循之弊其害一也鹽鐵江海之利唐安所无秋夏倍
常之稅唐安所有修覺之下地曰靈泉一畝之稅米以斗計者
兩之錢以十計者比之他州所無也而况洛江逃亡理絕追
究公田弱女法許半剩單家隻身人赤手無計年華屢改今日空
存登帶虛名以爲科納加新理舊姑救目前有限之租所得僅
半不貲之用尚欲取贏往負未蠲新逋已積是謂登帶之弊其
害二也有貨易而後有田契有商賈而後有市租今自上司預
爲月額新權未數指爲實欠積月而歲新舊相乘謂如田契一
月之額當三千貫爲是預行虛立之數遂包收餘欠明年科約
遂曰欠緡准爲歲計此錢帛綱運所以冠於他州而亞於成都
者虛額爲之累也是謂虛包之弊其害三也以一歲租輸所入
之數爲一歲綱運所出之準此量入爲出之類也所入十分取科約歲計十

斷之事有緩急財有異名那融移易以應倉卒之會是在綱運既足於使司而租輸未足於州縣綱運既足則租輸者那融移易之償也不復係之使司矣乃以今歲之逋租復爲明年之科約是謂重收也弊其害四也夫因循登帶虛包重收所以斃吾民者蓋有年矣而又有甚焉者唐安錢穀布帛可以分擔而粒計以理摩之豈復贏餘但州倉万斛之米不所歸使司支移府倉問其故曰取有餘補不足此有識之所駭笑也數簡異時盈虛異數論者乃曰府倉支移其事遠矣非今日之輸徭役昔無而今有者耶然可考則万斛之米昔取而今還者理亦宜之夫在上者指虛文以責邑在下者指實利以与人割四文以資頭目漸來故往其限若一那融移易那復措手矣窘奚啼飢乞憐告急豈能默默於門下也且實利在人虛名在我乃傍坐視拱手待斃以去惟門下之所不取也先生與李盛德將並獨行其在古人獨一二數乃若奉命而西郵音初聞而吾蜀百万生靈皆

專置有生意今將一年矣棒撤之吏朝而須戴白之老暮而祈曰先生之厚德也今日之機會而失之乎且膏肓之疾斯須之命先生惻然久矣不待其之去去也夫殺一婦而旱者累年伸一囚而覆者盈世今日盛德所暨者風無私豈特一婦一囚而已哉嗚呼詳盡矣塵纓小吏豈徒遑一身之責而已哉依仁於明下者甚重而祈活於門下者甚急幸先生斷而行之使狼戾之粒於復歸於吾庭而畫餅之虛名不掛於逋籍何啻生死而肉骨也果時先生兼書天下唐安千里踊躍於造化中者固何所兆而輒守之射斟頭戴戴所冀朝夕之活者項刻以俟伏乞先生賜以終始之德幸甚甚甚情迫事切不覺繁多幸先生裁之

上翟提學書　東溪先生

多子所以高天下者氣中原所以強海內者有氣中原何有他氣哉眞氣於士而已矣有國家者託脉於方國眞氣於兆人士氣

強則國亦強士氣弱則國亦弱善馭氣者但聞逆之使伸不聞壅之使孿但聞養之而使說不聞挫之而使衰譬之鏌鋣干將時出而淬礪之其揮霍之艶舒闔之光已足懾敵先而弭魍魎有賤丈夫不知此匣而埋之牖下雖百鍊之鋼水漬土蝕復幾全而不銳且腐也晉武平吳吳人之氣毋懷不平流言具祈必復元帝因之用續大統王導為相勸帝參用吳之秀彥以安遺人當是之時吳之疆域視北方裁四之一強兵猛壹之一卒能抗北虜而垂百年根植之牢施及數姓直無他特恃吳人之氣有以固之也李氏以柱國之貴世顯北朝太宗既有天下毋譏論閻常佑北人魏鄭公進言陛下天下主不宜有所偏徇帝韙其言南北參用而天下安此無他用拾均而天下之氣平也如王導魏公可謂知國勢矣漢誅董卓或勸赦涼州部曲王允不從而漢家遂亡田興以河北歸唐裴度藉士人之桀黠者為言請朝而請用之宰相崔植暗於謀國不從其言及洪正北還失職

之徒從之如雲唐復失河北使王允崔植稍踐通顯赦書一下則
李絳郭況知有生意而無陷城之虞恩澤稍施則朱克融王廷
湊苟安于祿而無割據之患嗚呼兇悍狂狡之徒氣一伸則天
下之害可轉而為利況士人乎哉利害興廢之機較之止在一
線間所以判者覩與不覩尔方今天下一家朝廷措置之術曲
盡其妙所以待吾蜀之士亦無異於他方學術文章可為南省
第一者公取為第一可為廉隅第一者公取為第一德性才術
可為卿相者卿相之可為侍從者侍從之其餘後進之士秋擢
擬掄有寸長者与三方之人錯注仕籍所以異者四路限員与
夫士不任郡守原朝廷設法之意特矯蜀人懷土戀鄉之枉豈
有他疑哉然紛紛之議謂取說以求朝廷至疑蜀人故取之与
天下同用之與天下異衆口相扇互同一說甚可惜也夫小人
以不疑人尚自疑況小人以疑誰非可疑者昔之任權數陽与
人合而陰疑之然後徐觀其所為今朝廷所以待蜀人無異於

天下而陽擯可疑之聲於耳目其非所以推腹心於人也借使
國家果有疑耶則措置之方不宜止於如此借使無疑耶則人
多言得無傷國體歟某官先生以德行道德之選秀出士林持
使者之重權領師儒之高選一路重臣莫与爲比豈特倚席談
經揮麈擲而已哉視聽爲人主之耳目設施係生民之利害察
吡喊之書俗抹井鬼之風採言之廟堂更易措置使干進之士
有以少平其氣實方出無疆之休

書

上監司帥守書三

代李公上韓都大書　東溪先生

當開元間韓氏有諱朝宗者擁麾節於襄漢間翰林李白奉書投謁有不願萬戶侯而願識韓荊州之語自是袖刺奉牋之士鴻筆麗藻之人一借僕家謫仙諸荊州之語韻以潤色簡牘則雄詞逸氣聳動耳目殊然不知荊州之所以待太白者果若何而太白之所以報効荊州者亦未聞也及文公退之以儒術文章既職節義爲一世領袖則李翺以繩墨指授取聲名李渤以經術激發起沉伏李漢以議論雅合致許可翺之文詞卒不朽渤之倖直卒不撓漢之師資卒不負左太山北斗間不失濟品窮煥耿瞻仰於後世然則李宗之於韓門其氣類之相合遭遇之相照有自來矣某曾之下邑一鄙夫也少以黃卷業名書呈由書

至而為邑尉由邑尉而為縣令由縣令而為府曹三歷官矣五斗便覲擬旋蜀部既不得抽身投技以遊宦四方又不能出群會衆以干謁貴要名不聞於仕路官不顯於衆人以補官而官未必調以苟祿而祿未必進例欲自脫於卑迹而求致於青顯哉此者孰尋之吏見知魏闕領命泰司藩下故人有以某之姓名薦及於聽覽京蜀万里寸紙寄音既不知薦者之力為不力又不知受薦者之聽與不聽方欲待所薦以求知於君子而荷恩於門館何可保也退思有以展微誠効薄技亦不出於毫楮間使某緣疎而命舛萬言而為不足緣合而命通一言而為有餘而閣下於某見知耶片言而親不知耶多言益贅此某所以不敢自默輒以此自効也伏惟某官以書史竭節而事君以進賢任能而報國而家世功業以汲引後進為己任其間寸長或遺片善不錄若有負媿耻方且府採先容俯納介紹以聚其所不知必不以薦者之言為弃物也昔李膺賓欵門非世契不通孔融

牽引千百年之孔老以自反觀攝之言謂之妖誦而賞之則可謂之妄誕而黜之亦可元禮好賢而樂善孰以妖誦而賞之天下不以元禮為沉取而文舉為躁進二人卒成後世之名況僕家誦仙以高義擬荊州而朝渤漢三子出文公之門既相與於當年遂著稱於後世去今尚近推實不誣閣下誰其誠而取之旌荊州持過之清使某得追袁誦仙報效之實異日恩館之下儻不能為翱之文亦不失為渤之節既不得為渤之節尚不失為漢之勤使弊宗受賜韓門茲不絕於聖世重申先代之恩遇不其倖歟

上提學書　巨前

某聞前世學士大夫涉世之迹謂文學政事為末節而特以人物為先務方三代之盛際當旌達官既蘊知人之鑑而兼拔士之勤左提右挈惟恐不及周道既隱上之人仁心與時政寖微不肯飲食教載刺於黃鳥之詩者其衰而有是刺則知其盛也

必有是美當時習以為常而不顧列於詩書是然福貢之內殺為數十國知人拔士國有其人在上加魏文燕昭在下如叔向季札莫不皆以招延品藻自任於天下而士之聲價愈重用是諸侯愈強而周愈微秦知天下之勢在人材不能決其本而戎之反加獎焉人材熄而秦從之理固然也及漢魏之間人不知天下之先務緩所急而急所緩舉天下之人物寄於郭大山濤數人掌握中士之有力者不遠千里聯車結駟填其門以求品目然智能識之者力或不足拔力能拔之者智或不足識二者交能相濟已無益況乃門深地險大多匠寡取一遺十清議攸歎然當其時一經藻色至今尚為美談自是而降茲風愈陋如韓擒虎之知李靖韋誕之識裴寬寥寥數一見間班幾人其日其人貴其人取其皆公其常卿自觀品列往往屬於廉陛賤工商堂之上職衡鑑者傾聽其說唯唯而神之不已殊乎恭惟主上誕堯舜之智急親賢以為先務臨軒識擢得偉人而論道上公

亦以人物為己任往往取例於訟牒間士生斯時千載一遇何其盛也先生以道德高才親遇主相之鑪錘領坤維教化之任干祿之士拔可長者爭出門闌衒鬻以需鬻援人人皆見先生有斯道居斯時而某生斯時際斯遇此先生以古人自任而某以古人望先生之時也皆聞先王之世有一言而受知者有一見而受知若亦者固多其人某自揣雖請教部吏而貧所以見者非一也所以言者非一也又不識於先生弃取間如何也昧死敢以此請

代上邵憲書　同前

某蒯跡士大夫間久欽名德已歷年載竊恨無由飾塵容以俟骨學文概不得綴下列以聽事役此者輒投迹報拼閱除書暴聞先生覽按察之鄉吃嚙嚥之馭不竟激昂鼓越喜動神色自謂華鐘晚節定獲知己席間適有親知之客作而言曰邵使君之洪波茂璞雖傷於紛汙困瑕然冰壺朱絲亦不掩蟲而敝拄

門闌之峻雖敢輒窺況今之為吏者貴少而不貴老從官者務巧而不務拙求知者尚諂而不尚正而子以衰暮之年秉方推之操而乘頹弊之勢不知何術以資身於懸之日晏客之所去必近理然固眾人之談也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異於眾人耳胡可以眾人之談而料之眾人之所輕君子有時而重眾人之所弃君子有時而取子鄙僕衰晚希進然自古在昔何限年齒而推老成耶子抵僕之方推似拙然優游識者何取貨直而惡矯飾耶子謂時之頹奪尚求狀抑俗弊者何黜奔競而取持重耶況躋踔於末途者在所憐魯鈍而無大過者在所恕汩沒於勢力之壓者在所援子之短僕者三以僕觀之安知不為君子之所動心也哉客既不能折其之說其隊書見說以備執事者請見之資伏惟共官先生世德倍常家聲益重甘棠之茂陰故在而黍苗復致其思江漢之流發[illegible]窮而常武又歌其美茲惟求世是以前人溫厚本於天資周旋厥於人堅畫輪方手膏胸

亦均此某所以敢肆狂易而輒干覊拂某成都人也世襲貧窶
闒閻凡從各以藝能少壯成名頗有班級獨某頑滯莫遂距盈
躋首一命方圖登仕雖歸白屋年差有少壯實為可貴然余光
頹景自半并置亦為可惜前任恭州某官不唯為免讓各兩家
潛屢牽制閑外所賴止大其一垂成之際正仰恩門伏與先生
覧其說而俾之毋容客之說得伸即某不勝幸甚

上使者書　趙編循

某覩人心皆有偏重不回之處所重不勝則他無以移之唐虞
三代之士道德之重非道德有所不見功業之重非功業有所
不為戰國之時士心毒矣漢興為士者重志術而東京之徒
重節義唐之諸人色名有之然三代之後道德功業也不及古
而爵祿富貴偏重久矣其間最出下策者隨物俛仰苟且旦夕
之私而無堅忍不拔之操此古人所謂播糠眯目天地四方易
位而孟子謂之流俗者也皐夔益稷号稱命世之士不用則俾

一身用之則福天下伊呂起匹夫而功冠万世方寸之心足以取重又誰能輕之蘇張群首一日不事權變則心搖搖而不寧李斯恬毅視殺人如刈草菅其平生用心如此為限局而無復寬淨仁恕之念術或使之也西漢大臣詐制諸呂蓋以智術勝而東漢李固以降皆陳既誇節義唐之房杜頗段往往兼得之雖然向所謂道德功業之盛已轉而投於富貴爵祿之場矣爵祿富貴以道得之曾何足以乱於人心而古之人獨以謂是心獨重則道德功業之心自衰無復隨物俯仰苟且旦夕之利而無堅忍不拔之操則其視唐虞三代之士能無深愧哉道德一而為功業功業下而為爵祿爵祿下而為富貴其尤下又為苟且之利而戰國以來絕望於道德功業之實蓋其心之所重者日以迫切而流為淺薄故也今有人少而讀書頗有意道德雖當世功業所不敢必而爵祿富貴不入於心者二十四歲矣向者濫躋天子英俊之游高自標致不肯少屈常以心雜然似有

可覩者比者按牒禮部一擲万里而東西南北之身無所容亦柔辭卑色從事于謁使平生道德之心變而爲苟且之態則其用心輕重遂有百倍之失中夜尋省爲初心不保安得道德宗師將身役而奉承之以規正心術之謬邪狀以其官閣下久以道德承猶今文而出按一道發爲功業廉直勁正之氣卓然諸公間此所謂道德宗師而人物之準繩也某惟宿昔取重者無出於道德而道德寃見於閣下故前日堂下之拜未伸一言而閣下携手以上問勞備至凡親戚之託興故舊之因無先容之薦而某文非文豈足以動悟左右者之耳目徒慨然竭其力孝先成而祭某非苟且旦夕隨物俛仰之人耳用是輒忘其卑鄙庸陋而拙書以謝附以鄙文史論表記詩詞凡二十餘篇伏惟台覽幸甚

代上馮慶書　　東山先生

竊讀范曄書見孔文舉以妙齡偉俊之質游先達之門宜乎以

正言鯁論動於鄉相雍容于其前其謁李河南乃借孔李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有通家之舊以取一時容悅夫自孔子至文舉蓋二十世七百年矣使河南世系實老氏之後則從遊華胄固亦可矣何足誇乎及三復其書而得之方漢季綱紀頹弛時而河南獨持風義以聲名自高號為一世龍門其稱孔李豈徒取於臧言也哉東漢重節義而其相姻友者皆名賢大家故文舉得以通家之舊為河南所知世契之重其所從來遠矣者太平全盛時世頼之門儲積孕毓乎為許士朱夔田第列戟行馬莫非名家翩翩綉綉冠帶戢戢莫非聞人家詩戶書推夫歎王莫非儒術時則有馮氏呂氏以德行冠冕一鄉惟先正尊祖府君尊君中大與某之伯祖實相友善迨今于三世耳乃遇閤下以文章取科第以才猷結主知朱幡玉節榮耀當世門戶益大而呂氏之後淪落不偶迨于不肖子某不能負荷貽謀之重賞延一官已衰冷不振居選調二十年蓋常丞邑巴西任酒正

治上十書考矣諸臺剡薦法當遷秩文一再上輒爲内銓沮於亦復七年蹉跎無成衰老歲月既稟性方拙不能復吏州縣而退居乏食又不能去情仕進乃蒙今制置李公辟置幕府得五日祿以恰孀親又閔其登仕版二十年不得一京秩則又爲請于朝俾即真命又得通用四路部使者薦章其爲賜亦大矣今閤下肅將綸斧觀風右蜀好賢樂善容接後進而某得以先世之契贄見閤下則收功借譽方有一成兹其時也哉伏惟閤下緊孔李通家之舊念伯祖一日之契引而進之使汲公之業不至墜於地則某雖不肖尚當激昂雲路以報知遇之不在衆人下

與方提刑書　石月先生

聖人之道深遠難至如登高焉進而愈高如觀海焉涉而愈廣高固高矣勉之則躋其巔海固深矣久之則造其涯至於道也終身行而莫之至愈望而愈遠行而愈無窮蓋非小夫念及此未嘗不嘗吁長歎以謂生而不聞道與夫聞道而不行行道而不篤

是直與草木同腐於大塊之間耳雖然道之在天下本根同共
源流異致聖人之道如真金美玉亘古今而綿宇宙歷千万世
之永久莫得而變之也諸子百家之斈狃於異端雜於邪說譬
如黃沙雜金累劫燬莫成味然則君子之於斈可班擇乎偹或
語之不明擇之不詳取焉而勿精守焉而勿固皆未究有悲也
古之善取道者於此沒身焉故其上者施諸當年以為澤其下
者行諸來世以為書孔子之六經皆聖至之言後世莫可幾者
孟子之仁義經註周列御寇老聃之微談亦皆道也揚雄荀況王
通之流雖駮雜寡淺亦皆賢人之言斈者退而志焉亦苟有志
於聖人之道博所去取而力行之不倒道而言叛道而說形諸
領冊藏諸名山大川未必不行於後世也某官天性圓成發源
內觀自少年以高才聯學步上庠跳殊科職教冑文作成士類
斈士大夫欲望餘光久矣天子欽意經術尊崇師儒其制於法
畀依有成周遮命閣下贊育英化所以委寄之意重矣其獨

使麾之下不其幸歟去秋伏承按臨某竊覩閣下氣舒而和辭
簡而理貌溫而有禮粹乎仁義之言挺乎圭璋之表異乎世之
未聞道者某必欲為數字之書以玷清輝大懼無因至前今閣
閣下樂善而好古能孝而有文善者誘之述者覺之不能者矜
憐之循循然以聖賢事業為心胡可默而不言邪某天資庸下
了無他長閣下將以寸孝取之歟某綿薄寒陋素未有聞而于
孝無足取也將以文章取之歟某素性頑鄙不善雕琢其文章
無足取也將以淹洮古今通貫群書取之歟某求於諸子百家之
文乖上粗語不甚喜觀而淹洮通貫無足取也舍此三者閣下
將何以取之自視年齡雖高尚有志乎孝閣下如賜一言之教
使某知所指歸則閣下之賜大矣雖然某強顏苟祿甚不得已
非素志也鄣山之麓鄣水之涘有先人弊廬在焉行且歸老講
求素志以盡天假之年世之榮利灰心久矣謹以所為文一冊
贖賣獻上閣下兼問試一覩之幸甚

代上提學書　　同前

寧處知名歲晷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歉然有餘殿閣四駢來三
復之未嘗不咏其言之是而偉其氣之壯也逮觀其上書宰相
四十餘日書三進其書見命坐其辭益恭悲切婉順若不足活朝
夕惴惴焉惟恐不得出門下而其言大相反豈其立節不堅所
養非固而欲然非也又在窮困自負不群撫躬不得其平焉耳
不然是爲貪祿將進者無異也豈退之之心哉嗚呼退之剛方
不撓士也其立言炳炳可喜不幸不見知於人未免僕僕如此
況餘人乎此某今日所以願有聞門下不識閣下能術而聽之
否某姑蘇一鄙人生於寒族長無師友無季問以竊名於時無
援引以取重於人又無仕進意及年踰漫長專隨日生存寡獨
念丈夫之於世也其窮困無以供甘旨不若仰祿以爲養其
其群居以蒸日不若勉力而爲仕尚其祿祿以同衆不若随于
分而就功名寅緣得爲仕籍于今幾年矣初尉某所次掾某所

初無乇長惟知自愛而已某之來此亦惟是心質諸鬼神可也
況一邑之任其地雖小其責甚重其敢不孜孜以安民為念乎
自去秋以來當路過有采錄欲某之三考將滿章之缺者未完
不有仁人君子其誰為之動心乎閤下才氣過人胸中落落不
与常人類少日擢魏科入頭仕數教上庠已為多士之矜式矣
澄清一道又為部吏之儀表矣公以待人忠以許國直欲為天
子求才可牽則牽不待其求而後与也不可則已不因其有所
挾而曲從也請託不行姻好弗私則閤下用心其如何哉某是
以冒昧而不辭雖与內不足者急於人知相矣閤下以昌黎之
心恕之可也某聞車以三十輻而後成器一輻缺焉不足以為
車琴以二十五絃而後成調一絃缺焉不足以為琴矣大常音律
未正荀公得趙商之牛鐸以諧之黃鍾以鑄未成李嗣真得崇
業之埋鍾衆樂遂和某今日之事大琴之類此閤下果能一動心
乎其可否吾命也

上夔路王提刑書

鶴山先生

夫人生而卓然及死而与草木同腐者雖富与貴不能自解免也其有可以亘万世而常存者獨幽憂困窮之士窮愈甚而思彌深於是自孔子有所論著而身再孫於魯則逐於衛伐樹於宋餓於陳蔡不容於天下其窮特甚故其辭甚厚其道最尊而傳亦最久其徒曾參原憲亦皆以不畢衣不製者動以歲月論故亦配孔氏以傳及左丘明孟軻莊周虞卿荀況屈原以來其窮者滋遠則辭有精粗傳有久近然則文者果不祥之器歟曰非也夫蒼然在上而無聲者天也故常就善言者假之言然非擇抑摧黜則彼康居而佚處外之利欲交乎其前是非瞪乎其後內之清房燕室使安而思須則[illegible]暇知吉凶悔吝天地万物之變不暇知吉凶悔吝天地万物之变則不能極其言言既極而窮亦至矣則天思有以厭飫之故俾之有傳於後不然孔氏之徒殺者無罪窮者不禁其勤為之傳哉天必有以相之矣

彼公卿大夫則有傳者有不傳者是以君子不以一朝之得而易吾身後世之傳故困窮而不悔貧賤而不恥人不知而不慍凡以此也某自少無它能惟知君子之所以能傳而不亡者好焉似亦於其道不至底滯然始猶或近而志遠見世之有名位者色慕之竊傷悼悲不幸類向之所陳者及出仕果困躓學所學益遂之乃自喜將夫欲假之言使有以傳而不亡也耶故亦不悔不恥不慍求極其所學以自附於聖賢之錄是以由仕以來不願進亦不願退始欲託於祿仕以畢所志蓋自知於淪絕於今而庶傳於後之或傳也頗近世所謂之文者大抵篤於平近習者實未有異於是則斥爲艱險譎怪之辭曾不知三代兩漢之所爲傳者誠何如也或曰吾師其意而已奚文之拘是何以異夫某於三代之彝器而工不至焉其亦何觀乎嗚呼古之文章于果不復也此所以不敢辭困且窶而恩於是盡力焉謹錄近所爲文若干篇以獻執事察其辭世俗之所尚以從彼莫之

尚能穡稼教稼之或傳其亦可哀也哉小宣

上總領趙少卿書　同前

天之所以繁名顯休惟有功於天者而後畀之也民者天之所甚愛五穀稼穡焉則有功於天者也若昊惟制民之賦者為能裕焉近世則以謂利者國之所資而取乎民者也昔者衛鞅桑羊皇甫鎛王珙楊慎矜劉晏之徒往往觸刑禍雖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而仲亦不祀於齊或者以為利不可為也然彼所為者非聖賢之所謂利也聖賢之所謂利者必先裕吾民春則為之相丘陵定準直利陂防具曲植以勸蠶事夏則為之巡縣鄙驅獸害行水殺草以祈穀實秋則告之謹蓋藏修囷倉趣收斂務蓄菜冬則告之出五種備田器以待來歲之宜凡有可以佐民求助於神者無不為也故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如是而罔飢則天亦錫之以祉故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民咸得豊給而不乏且有以輸納公上此之為利多矣豈必奪民而

復可哉夫以舂民者有禍則知裕民者必獲天之榮名顯休者也竊聞今歲之春天子親載耒耜于郊以戒農用已乃出執事于蜀以御民之賦某某嘗假近世士或避不肯言相某有舊為之則文非聖賢之所謂益焉以為民不復見如古之御民之賦者以死也西晉者大夫士皆道執事傳器宏度而雖識能如古者也其於是不惟喜執事將獲天之榮名顯休且以賀蜀民之遭也自茲凡御民之賦者惟執事為法益知務由執則執事及物之功豈不偉哉其質受報尤大也不宜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九十二